

二十年前,我住在即使外面阳光灿烂室内也必须开灯的二楼。为了一岁多的女儿能经常见到阳光,我搬进了位于州河边的新居。

新居坐北朝南,河水从窗前流过。我在享受阳光的温暖时,却惊疑眼前这河水竟然与太阳一起来自东方。

仔细查阅资料才知道,州河,是一条个性独特的河。

我国的河流,大多是自西向东流。发源于大巴山南麓的前河、中河、后河,却商量着由东北方向流向西南,在宣汉县江口相聚,形成州河,继续蜿蜒西行,汇入渠江、嘉陵江,在重庆朝天门融入长江后,才折返向东,奔向大海。这一绕,竟是上千公里。达州,也就有了自己的母亲河。

闲暇时,我喜欢坐在窗前,望着这多情的州河发呆。

州河对岸,那座凹凸别致的山梁,叫翠屏山。山凹处,是远近闻名的达州中学,校园里的读书声时常随风飘过河来。学校两边,陡峭的崖石缝里,姿态各异的灌木随着季节变幻出不同色彩。山梁西侧的崖边,唐朝时,通州司马元稹于元和十三年(公元818年)代理刺史时修建的夏云亭,依然飞阁流丹。西侧尾部,即将离开达州城区的州河,依依不舍地稍稍回头向城内一张望,就形成了一道深情的河湾。湾内,达州文理学院老校区邻河而建。湾外,那座名叫玉印山的孤峰上,建于唐代的龙爪塔,八面九层,身白檐黑,直指云天。向西二十余公里外,南凝华蓥山峭拔之雄姿、北聚大巴山磅礴之灵气、平均海拔900余米的铁山,林木葱郁,层峦叠嶂。

发呆的时间久了,我却从这如画的美景中,觉察出几丝不和谐的遗憾。

最先,我看到河水中时常漂浮着大片大片五颜六色的油花,一丝忧愁掠过心头,便忍不住顺着油花仔细打量整个河流。



小易 摄

州河,从窗前流过

□杨泽义(四川)

逆河东望,南门码头一带的州河边,停着十多艘经营各类餐饮的船舶。河中央,一艘采沙船不分昼夜地吼叫着。河岸边的坡地上,上百家露天小吃和烧烤摊,每天夜晚灯光闪烁,人声鼎沸。

顺河西望,那些油花映衬的天空中,悬浮着一朵遮天蔽日的黑色“蘑菇云”,那是一家

钢铁厂的烟囱吐向天空的“浓痰”。

周末,我带着女儿随人流兴致勃勃地到河边玩水,闻到的是浓浓的泔水味道,看到的是两岸数十个涵洞和塑料管道的浊流直排河中,河边黝黑的稀泥似浓墨染过。滨河路上,人们互相提醒,不要在南门口和龙爪塔下的回水湾逗留太久,因为南门口是污水集中之地,龙爪塔下的回水湾里,水流速度太慢,气味盘旋不散。有很多人河里的臭味破口大骂后,又到河边的小吃、烧烤摊和船上狂饮,喝胀之后就去附近用木板或塑料布围成的“洗手间”。还有一些人义愤填膺地将河中的排污口和天空那“蘑菇云”的照片发到当地的论坛,“帖子”很快就被“置顶”。也有人无奈地叹喟,那“蘑菇云”不可能消失,地方经济要靠它支撑,近万名工人要靠它生存。

突然有一天,州河岸边挂出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“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”等标语。

不知不觉间,人们惊讶地发现,河中的挖沙船和那些经营餐饮的船舶消失了,河岸的小吃、烧烤摊也不见了。挖掘机将那些自建的水泥平台、石块梯步轻轻抹掉,沿河岸埋进巨大管道,收纳了横流的污水。钢铁厂冒出的黑烟,也慢慢变成了白色,并于2025年3月完成整体搬迁。

阳台外的州河,一天天地恢复了一条河应该有的模样。水中的油花,早已变成蓝天白云,粼粼清波中,野鸭时隐时现。两岸的水草,四季随风轻舞,偶有白鹭飘然降临。滨河路及对岸的山峦、树林、景点、田坎,常年游人如织。

每天傍晚,偏西的太阳将阳台上的花草草笼罩在一片金光之中,我的家便与秀丽的州河景色融为一体。每当河畔的微风吹过耳畔,两岸的画卷呈现于眼前,我便有了天地与我共生,万物与我为一的感觉。

等待

□谭大松(重庆)

“你的成绩那么好,这次一定考得不错,喜糖我们吃定了。”

1979年的那个夏天,我参加完高考,整个人如释重负般轻松了许多。那双在考前题海中夜以继日熬得通红的眼睛,终于可以消停了。但我一置身于集体生产时的田间地头,乡亲们就会关心起我的高考。

“农村娃儿能蹚过这‘独木桥’,那可是祖坟冒了青烟呢!”记得有一天,天空格外湛蓝,我在队上的稻田间割谷子,身旁的秦四爸翕动着嘴唇跟我说。我并没有多想秦四爸话里的玄机,只是回以一笑。我明白,要在高考中获得一张进入大中专学校的门票,简直就像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。那时,恢复高考才第三年。前两年,我们这些大山区的农村孩子,高考上线的寥寥无几,一个班的五十几名学生能上一两个,就足以让人喜笑颜开了。这两年,我们队上的考生全都被刷了下来,老家周围十里八村上线的考生也纯属凤毛麟角。

当然,我对着秦四爸的这一笑,也多少包含着一些自信。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为了走出农门,为了改变父母因子女众多而贫穷窘迫的家境,我的内心满是对知识力量的向往,也因此成了班上努力上进的乖学生。距离分数线下来的日子越来越近,我的梦里尽是邮递员的身影,可邮递员却与我一次又一次地擦肩而过,我多想听到自己的高考喜讯,却一次又一次地杳无音信。

我能踏进高考考场,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充当铺路石,托举着我往前走。

上中小学时,我的学费几乎全免,上中学时每月还能享有适量的伙食补助金。我的老师都以欣赏的眼光对待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,从不嫌弃我补丁重补丁的寒酸穿着。“你们来看看大松的钢笔字,他的字横看竖看,上看下看,左看右看,都顺眼!有这样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,我相信他将来会有出息。”这是高中语文老师李四海在课堂上对我的赞赏;高考时,班主任丁永秀、物理老师黄黎明还分别给我做了一顿可口的午饭;上中学那几年,我父母总是在集体劳作的间隙打理着房前屋后的那几块菜园地,又在赶场天驮着大背小背的农产品换回一元左右的钱币,以弥补我寄宿学校一周的伙食开支。尽管赶不上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一日三餐的膳食,但我也没有饿着肚子读书。

感恩,是一个人骨子里应有的情愫。我在父母和老师的感恩教育中一天天长大,从小就懂得了感恩的意义。然而,在高考结果尚未揭晓时,令我揪心的是一旦高考失利,总觉得就失去了感恩的实际效果。

我一心在家等待着希望的光芒早早地照射过来,甚至等得有些焦渴。我每天都要走出家门,钻进屋旁小山丘的松林间,静卧在地面厚厚的松针上,等待肩挎邮包的邮递员在对面垭口现身。

这一年,高中毕业生的政策规定,可以报考大学,也可以报考中等专业学校。为了确保更大的保险系数,我毅然报考了中等专业学校中的巫溪师范。“领取快递哟。”半个月以后,一个阳光如水般清澈的上午,刚刚在对面

垭口冒出一个头的邮递员就大声地吆喝了起来。我惊喜地冲出松林,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快递,打开一看,是考试成绩通知单。上面显示的分数正如我所料,不高也不低,料想这分数上线十拿九稳,也就暗自喜在心头。

“我侄儿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啦,你比他高出10分,肯定有戏了!”又过去了一周时间,住在离我家约半公里的谭伯,笑呵呵地跑到我家,来给我和我父母道喜。谭伯的侄儿住在相隔两三里路的场镇上,是我同一年级另一个班的校友,他的分数榜上有名,我不会被刷下也在情理之中。连续几天,我都睁大眼睛看着对面的垭口,只要邮递员一冒出头,我就会百米冲刺般地跑过去,问他有没有我的信件。可是,接连三天都没有消息。莫非节外生枝?

“录取通知书保准还在路上,你就安心心地等吧。”母亲似乎洞穿了我的心思。苦人心,天不负,属于我的,总会到来。于是,我也就理智、平静地等待着好消息的抵达。

“又有快递啦!”微风滑过那片松林,发出悦耳的林涛声,上午9点刚过,邮递员就钻出对面的垭口,对着我家房屋,一字一顿地吆喝着,像是在悠悠扬扬地唱着一首歌。我飞也似的向着邮递员跑去,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快递,当着围过来的乡亲们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,果然是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时光仿佛如风一般溜走,许许多多的往事已是过眼烟云,而参与那场高考搏击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。是那次高考,让我登上了三尺讲台,从而有了实现人生抱负的舞台,还凭着坚韧和执着,一步一步品尝着人生旅途的欣慰与快乐!